

法國邊勒路意作

肉與死

前夫盧白合譯



眞美善書局發行

1932年

代序

Mlle. 劉..

讀了您（您，北方的尊稱，就是法文的 *Vous*，並不是 *Tu*，不要誤會。）的來信，多麼使我歡喜，讚歎！歡喜什麼？讚歎什麼？

難道爲了您的癖好，推許了我做中國三作家之一，追隨了曹雪芹和關漢卿的後塵；我戴了一箇炭簍，便沾沾自喜嗎？不是。

難道爲了您讚歎了我的雙海花，認爲不是舊小說，使您認識了人生；我也要來讚歎您意胎裏沒墜地的新創造，學時髦派，做互相標榜的酬報嗎？也不是。

我的歡喜，讚歎，不在您的正文裏，却在您認作瞎講的兩三張裏。

您不是講到法國新希臘派邊勒魯意 *Pierre Louys* 嗎？不是講到他的作品阿弗洛狄德嗎？

現在中國文壇上，很歡喜替法國近代幾箇作者做捧場，今天是莫泊桑，明天是佛朗士，一會兒換了陸悌，一會兒變了都德；真是由着性兒，和捧梅蘭芳、尙小雲一樣的亂捧。捧邊勒魯意的很少很少——除了小說月報社出的法國文學研究，譯過幾篇他的短篇小說——尤其是他的名作阿弗洛狄德，簡提沒人提起過；您獨能在大家忽略地放過的地方，睜開您的慧眼，注意到這箇出奇的作家，注意到他最大的名作阿弗洛狄德。而且，不但讀過，並俱足很深的了解。您認這部書不是一部娛樂品，換一句說話，就認牠不是淫書，您又賞讚牠 *l'invitation* 一節，却討厭牠 *Bacchi* 巴克嬌老情人，諾極拉丹斯 *Naukrates* 的許多哲學理

論。您若不是徹底研究過全書的意義，嘗味了作者想象的內在，怎麼能說出這幾句話？這真使我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的歡喜。

這部書實在把人生剝得太赤裸裸地一絲不掛，靈魂上一如牠的形體上，有些使人難堪。所以像思想最自由的法國文壇，尚有少數批評家，誤認牠不道德，英國更不消說，雖然繙譯得很高興，價錢賣得很貴。就是邊勒魯意自己，也還要在自序上拉出希臘未經譯出的一百三十二個詩人裏的亞萊克西司 Alexis，費雷丹爾 Phileas 史德拉梯斯 Stratis 安蒲爾 Enboul 的作品斷片，做牠的證人。在這些形勢之下，我們男性的文學嗜好者，對着這書，要是沒有真確的理解，祇怕贊揚牠起來，不免總帶些躲躲閃閃的態度。您是個十九歲的女青年，未出閣的閨秀，獨能高據在文藝的金字塔頂，大胆地高喊着您的師傅 Mlle Lafont 的話：這裏有一個真的女子——真的人！你自己也喊道：誰說，Chryste avait exigence

crime et non pas tel bijou ancien 還不殺深刻呢？她把我們女人的心——心中的心——給透視了。這是何等勇敢光明的態度，在您的眼角裏抹撥了不知多少裝腔做勢偽道德的女流。怎麼能使我不擊節歎賞呢？

看您信上的意思，好像不願意我譯這部書，這箇意思，我很懷疑。到底是您真不願我譯呢，還是別有深意？你明明是個了解而賞讀這部書的一人，這樣美的結晶品，愛美的人，豈有不願公諸同好？光光是太慘了一句話，做不繙譯的理由，太不充分了。西國有句俗語道：婦人的 *big*，往往是 *big* 的替代，或者你的勸我不繙譯，含有這種性質吧！

您又問我要譯這本書，我還是箇讀了牠心跳的人呢，還是箇讀了牠心酸的人呢？這箇問句，真問得太玄妙了。

我可以忠實地告訴你，我讀了這書，既不是心跳，也不是心酸。我年紀已經

五十多歲了，熱情的深根，早被黑白兩鼠日夜的磨牙，差不多快要磨斷，遇到溫風，軟雨，祇有恐怖，憂愁，那裏會輕易的跳呢？我平生雖富於情感，神經又敏，一觸即動；然就爲內在的易動，環境的攻你也愈多；鑒心恍目的事，不曉得經過了多少，磨折得一顆敏銳的心靈，漸現麻痺的狀態，叫我心酸，也是件很難的事。

那麼我對這書的感想，是什麼呢？老實說，完全是醉，完全是夢；我陶醉了牠醉的美，我夢想了牠夢的美。

您讀過德國尼采悲劇之原始 *L'origine de la Tragédie* 嗎？他主張希臘藝術始終跳不出兩大精神：一是阿普龍 Apollon 精神，一是狄俄尼索斯 Dionysos 精神。阿普龍是創造一切形象的神，是光明的影模，他兼管想像內在界美的形貌，所以也算夢的神。叔本華 Schopenhauer 本否認現實。他明白決定世界如意象，如幻

現。不過人是天賦與藝術的感覺，哲學家看著生活的現實和夢的現實一般是人類造形的技巧，沒什麼分別。反而覺得我們自己在夢中遇到的悲，喜，吉，凶種種影象，都帶有滑稽有趣的色彩，展露在我們眼底，不僅僅是幽靈，人影，祇有輪廓，一瞥即逝。往往有人能牢牢記憶，在一箇恐怖或危難的夢境中喊道：這是箇夢！我不願牠中斷！我還要尋那箇夢！我又聽見過有人有延長夢的本事，能使一箇夢連續到三夜多。這可以證明夢是我們最內在的大自然，大家共同的底層，是人生最深最要快樂。這便是阿特蘭的境界。夢的美的結晶，便構成了詩，雕刻，圖畫，小說。賴尼羅是酒神，是醉的主宰。人生不能沒有驚恐，一到了賴尼羅的境界，把狹隘的自我傾賴了，高舉固有的自然，挑動青春的樂火，漸漸達到完全的自忘，從元始民族的神歌，日耳曼的戲劇，以至巴比倫，中亞細亞的狂宴，都借著麻醉的飲料，使人如癡如狂，且歌且舞，當他們熱狂生活怒濤似的洶湧時，

便是最不會自變死屍般的灰白，骷髏般的氣色。人生也不能沒拘束，一到了類尼騷的境界，一切欄柵破了，一切羈絆解了，沒有奴隸，沒有仇敵，豁然重見了原人的天地；好像人都不會說和走了，祇跳舞著飛翔在空中。這便是類尼騷的境界。醉的美的結晶，便產生了歌，舞，會唱。

湯勒曾意本是個崇拜希臘藝術的信徒，他的這部阿弗洛狄德，完全表現醉和夢的精神。所以一卷一，葛麗雪，五卷三，永生的葛麗雪，又一卷三，但美眺，前寫葛麗雪，後寫女王，都是纖毫畢現的描寫女體美，這是表現阿普龍精神的造形美，便是夢的型模。一卷五，鏡子，梳子，與項圈，六，童貞女，七，葛麗雪的髮，二卷二，梅麗她等，（一）把絕幽鑿險的思致，刻畫葛麗雪征服男性的戰略，寫來是人人筆下所無，返想是人人意中所有。（二）借一天真爛漫的女童，發抒同性戀愛的真諦，沒一語不自然，沒一句不獨造。（三）寫一十一歲應客的妓女

已工嫻術，越是活潑可喜，越覺得悽惻可憐。這是表現阿普龍精神的內在美，便是夢的想像。其餘，寫夢的美，觸處都是，不能細舉。直至四卷一，但美眺的夢這一章，纔將阿普龍精神中夢的美，充分地描繪。把但美眺爲了葛麗雪願犯三罪的熱情，不在現實滿足，却偏叫他在夢中滿足：全篇都用象徵筆法，不是寫刹那的夢境，是寫女性的整個生活，是寫藝術的真生命，是寫美的神髓。至於指示阿普龍精神的主旨，却在三，答覆裏解答得很明瞭。當葛麗雪知道但美眺已實行了她的三種要求，熱狂似的向她求愛，但美眺很冷淡的拒絕道：我早占有過你了。

——「你瘋了……幾時？那裏？」——「我說的是真……我在夢中占有了你……那一夜，你是美麗，葛麗雪！……我捨不得變壞我幸福的記憶。……我祇愛你的影子……謝謝你的現實。」這幾句話，把希臘阿普龍的藝術精神，澈頭澈尾的洩露給我們了。

論到類尼騷的精神——即便是醉的美，也瀰漫在全書的各部份。譬如但美朧爲的要應葛麗雪的欲求，竟白天溜進巴葛的家裏，做了偷錢的賊；奪了戀愛他的大祭司夫人頭上的梳，可以不必殺她而終於殘忍地把金鍼在她的乳頭上刺死了；自己愛重而萬民信仰的阿弗狄德神像項上的珠圈，明知拿了是要犯衆怒，幾次三番地天人交戰，終究穿過了秘密地道通到神座，在月光下，悍然不顧親手卸下；這類超人的行動，不是昏迷的醉嗎？葛麗雪留住了兩童貞女，浴後赤條條的睡在她牀上時，她默想着但美朧的話，把鏡子照自己的肉體，她愛極了赤臂的美，喘吁吁地從腋窩到肘彎輕輕吻着；忽然一種異常的情緒襲擊了她，她自己回過頭來，好像急急要找一個人。瞥見躺在她牀上已忘了的兩個一絲不掛的童女，她立刻跳進她們倆中間，發狂似的左擁右抱，這不是沉沉的自醉嗎？葛麗雪既熱愛了但美朧反受了他的要挾，要她在耶梵神 Iahveh 前發可怕的誓，親到黑禮司 Hermès

荒涼的墳園，取出那偷盜的鏹，染血的梳，全鑲擾亂狂喊着瀆神的珠項圈，一樣樣插戴起來，獻身在憤怒的萬衆前，那是明放着一件踏着死門的事；雖然她遲疑了一會兒，到底被好奇的野心和熱烈的求愛心，催迫她冒險到了沒人到的荒塚間，取了那三樣贈物，竟全照樣裝扮了直登燈塔島的第八層，使如潮如海的人羣，都狂喊着：阿弗洛狄德！在她未登塔前，遇到兩童貞女，說的幾句話，最足以表現她被野心迷醉了的心理。兩童女問她道：你今天將幸福，得到勢力嗎？她答道：你們瞧着，今天你們瞧見的事，是從女神在伊大山上下來的日子起永沒瞧見過的。就是將來一直到世界的末日，也不會再瞧見。那不是到了醉的頂點嗎？本書賴尼騷精神集中的地方，當然是第三卷，二，宴會，三，拉哥底，四，巴葛唏家的狂宴，五，十字架，五章裏，那是很顯然的。這五章，作者用全副精神來描寫節日巴葛唏妓院的狂宴，名士的狂談，妓女的作態，十二舞女的裸體，買藝人的

獻技，後來，種種放蕩，狂亂，妬忌，欺詐，殘酷，怯懦，以至狄蒙筵前的色情狂，葛憐雪受水手竊的淫污，巴葛唏發揚母的雄威，亞佛羅雪譚亞受十字架的慘刑；在麻醉的一瞬目間，忽揭露了原始人類獸性的生活，這真是酣暢淋漓滿足尼羅的境界。

自從尼采發明了這個夢和醉是希臘藝術的原素——也就是一般藝術的原素，海勒魯意就利用他文學的技巧來實現在這部小說裏。我讀了之後，沒有別的感覺，祇覺得一章，一節，都是夢的縹緲的美，一句一字，都是醉的愉悅的美：我便常常醉馳醉的美，夢馳夢的美，機械地想逐譯出來和有心人共同欣賞了。

若有人譏評他不道德，據我看起來，適得其反，倒覺得他的態度太嚴肅了。牠把人生虛偽的一件錦袍剝掉了；呈露在我們眼膜下的，男性祇有自私，殘忍，纖復，諂卸；女性也祇有野心，任性，妬忌，驕縱，簡捷看不見一點好品性；真

叫人有些不寒而慄！怎會觸動肉感？

我現在把我的要翻譯阿弗洛狄德的意思，已經盡情告訴了您，不曉得您的意見，到底怎麼？我很希望您也坦白地告訴我和批評我。

您想做的那部小說，造意是好極了。從心理方面描寫，著手的方法，就很高明。凡這種情節極簡單的作品，全在思想能曲曲折折入心靈的最後層，人家捕捉不到的所在，又能把筆法的技巧，托顯出來，使隱花頓成浮雕。這種作品，近代告成功的，在法國，要推保爾蒲爾善 P. Bourget 和馬塞爾浦雷平士德 M. Prevost 了。我祝頌您和他們一樣的成功，並希望早日脫稿；倘肯惠寄，俾得先睹，尤為企盼。承賜我代擬書名，一時也想不出切當的名詞。我想題他做『默戀』，或『文藝裏的犧牲者』，『一個埋愁的修女』；但都是著了東頭不著西的，包括不住全書的意旨，祇好算『聊以塞責』，不交白卷吧了。還請您自己另

定的好。

我還有個逾分的請求，既蒙您的不棄，不以我爲不可談；我不奢望和您做小朋友，我祇希望您能在讀文學作品的時候，花費您一兩個鐘頭，勞動玉趾，光降敝寓一談。倘蒙許可，時間，在午後三四時，最爲適宜。不勝翹盼！祝您的健康，
猛進。

一七，八，二六，病夫上。

孟 樸先生：

我寫這封信沒有什麼奢望，我祇希望你能在著作的時候花費幾分鐘來一讀我的信。

不瞞你說，我今年已十九歲了。我去年已在中學畢業。我的家庭很自由，但我除了同學以外不說是男朋友連女朋友也沒有的。我一天天祇是讀些新出版的文

學作品，中學三年的翻字典的工夫，竟然使我還能讀些外國作品。——當然我仍是要翻字典的。

中國的作家中我最崇拜的是三個人：一個是曹雪芹，一個是關漢卿，一個便是你。

曹雪芹使我認識家庭；關漢卿使我認識男女；你則使我認識人生。

誰說孽海花是舊小說？社會，習慣，禮教，制度……有新舊，人生那裏有新舊！

我不愛太火氣的作品，我也不愛太灰色的作品；我不愛鮮紅的玫瑰，我不愛深紫的菊花，我愛淡黃的山茶。

最近我聽說你極力從事于翻譯，又聽說你將 *Aphrodite* 也翻譯了。孟樸先生呀，我不懂你為什麼要譯這部小說？

我的先生Mlle Lafont是個法國人，她已四十多歲了，她是個獨身主義者，她會將這本書的情節對我說了叫我也去讀，她說：這裏有一個真的女子——真的人！

我便翻了字典讀了。啊，太慘了！但是聽說有人當他娛樂的書讀的。孟樸先生，我且問你，這還是因為他們沒有良心的呢，還是Louys的筆法力量不夠，以致非有心人不能了解呢？

但是誰說Chrysis avait exigé une crime et non pas tel bijou ancien還不夠深刻呢？他把我們女人的心，——心中之心——給透視了。

我最愛L'invitation一節，但我恨講Platen, Pallas等的那段似在賣弄學問的話。況且太有些不自然了。我不信你會叫你的書中人在這種環境之下講這種話。你為什麼要譯這本書呢？你還是一個讀了他心跳的人呢，還是一個讀了他心

酸的人呢？

要是你是前者，那麼，你大可以不必翻。要是你是後者，那麼，你又何忍翻呢？

啊，請講講倒寫了二三張了。我趕快把我所要請求你的事說了吧。

我現在在寫一篇小說：情節大概是一個女子讀了一篇小說而愛了這小說的作家。她並不認識這個作家，她也不想認識這個作家。因為她想，一個好作家並不必是一個好情人。但她又極想那作家知道她在愛他，于是她寫了封信細訴衷曲。那知這位作家收到後竟把來發表在報紙上了。因了那女子寫的是真名字，竟使她的親戚朋友都藐視她而恥笑她的人格。她沒法便入了尼庵。但是那作家是不知道的。我要想注重在描寫心理方面。不知你以爲何如？你肯依我的要求爲我取個題目否？——我簡直找不到適當的。

劉舞心啓